



▲入冬前在菜窖中腌渍的酸菜。



▲冬季菜窖储藏最多的蔬菜是土豆和白菜。



▲红萝卜、青萝卜也是菜窖冬储的主要蔬菜。

# 顾乡屯那一片片的菜窖

□ 刘世胜

挖菜窖是生活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都经历过的时期，菜窖作为每家必备的天然大冰箱，是储存一家人四季所需食材之地，更是储存人们对美好生活寄托。

**壹**

## 秋天挖菜窖是个大活计 场面富有东北风情特色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家居住在哈尔滨西部顾乡屯的半拉城子。这里是地道的城乡结合部，再往西面去，居住的多数是菜农，到了秋季，放眼望去，一览无垠的菜地种的全是白菜，即便是居住在我们周围的人家，有空地的房前屋后也都种上了白菜。到了霜降前后，人们开始收白菜，储存白菜越冬。

每年到这个季节，除了买秋菜外，有的人家还有一个大活计，就是挖菜窖来储存蔬菜，挖菜窖的场面富有东北风情特色，仿佛是一幅素描风俗画，铺展在家家户户的院里或门前。

上世纪中期，居住在道里顾乡一带的人家，到了秋天挖菜窖是很常见的，家家户户或大或小都有一个菜窖，为的是储存一个冬天吃的蔬菜。

那个时候，物资条件有限，菜窖挖得也很简单，一般菜窖都呈长方形或圆形。长方形的长约五米、宽约三米左右，圆形的直径约在1米多，菜窖深达两米以上，人口多的人家也有挖大菜窖的。

挖菜窖都是在晚秋进行，晚秋地下水位降低，挖出的菜窖是干爽的。菜窖挖完后，要在里面搭上木杆，生活条件好的人家再铺上油毡纸或旧炕席啥的，生活困难的就用高粱杆铺上，在出入方便的地方留个窖门，然后盖上窖盖。之后，用木方做个小梯子，顺到出入口下，再在窖里的两边墙壁上钉上木橛子，搭上几层木板，主要是摆放白菜、大头菜、芹菜等叶类蔬菜。土豆、大萝卜、胡萝卜等根果类蔬菜都放在地上，用土埋上，这样能保存水分，不会糠。菜下窖后，要隔几天就打开窖口放放空气、换换氧气，省得菜烂。

**貳**

## 谁家菜窖挖得大 谁家就会过日子

我家也挖菜窖，菜窖就在我家房前门口的左侧。挖菜窖是一个力气活，需要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深挖，没有一定的体力和功夫是挖不成的。那时，我还在上中学，挖菜窖的主力是父亲，我都是利用星期日或放学时间和弟弟一起当父亲的帮手，主要是往上面提土。我家的菜窖不太大，圆形直桶式的，直径1米，深有3米，挖出土方大约十多立方米，也算不小的工程。

菜窖挖好后，在窖口用厚木板加保温层做了

一个窖盖，扣在窖口上，使菜窖既保温又通风。父亲在单位焊了一个铁梯子，人可蹬着铁梯子出入菜窖，铁梯子既结实安全，又不用担心像木梯子那样时间长了易腐烂。窖口根据气候变化随时敞开或盖上。那时候还没有冰箱，每家的菜窖就是最好的地下储藏室。

挖菜窖活很累，也很有趣。乐趣在于有个追求，窖挖得大，储的东西就多，左邻右舍都羡慕，是个过日子人家，一个冬天就有菜吃了，不用干巴巴地啃咸菜条。如果运气好，说不上还可以挖出什么宝贝。有的人家挖菜窖时挖出过以前朝代的铜钱，有的挖出过日本鬼子留下来的炮弹，还有更“幸运”的挖出过“太岁”。“太岁头上动土”是一句俗语，是说触犯强暴有力的人了，“太岁”会给人带来灾祸。而实际上的“太岁”确有其物，它不是动物，也不是植物，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原生生物，是一种菌类。挖出来它，不但没有灾祸，当时还可以卖很多的钱。

**叁**

## 菜窖冬暖夏凉 堪称环保冰箱

我们家的菜窖，主要是放白菜和土豆，其次才是少量的萝卜等。下窖的白菜要留根，经过适当的晾晒，去掉泥土和黄帮、长叶，修整后才能下窖。由于菜窖面积小，进窖白菜要一棵挨一棵地摆好，每层之间用高粱秸或苞米秸隔开。菜窖管理上要用心，大大咧咧是不行的，稍不经心，就容易导致掉帮烂菜。菜窖温度十分重要，温度低了冻菜，温度高了烂菜。一般适宜温度应保持在摄氏零上一二度左右。白菜要定期检查，按时翻倒，掉帮烂叶要及时清理。土豆窖储要求不那么严格，用筐、袋装着或堆在地上就可以安全过冬。

我们这里的人都说有菜窖是个宝，冬暖夏凉。冬天可以储菜，夏天可以放瓜果、干粮，相当于现在的环保大冰箱。三伏天，工厂下班、学校放学，回到家里，从窖里拽出来冰凉冰凉的西瓜或啤酒，吃上一块，喝上一杯，别提有多爽了。

菜窖也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地方，孩子们经常唱着《地道战》的曲子，偷偷地钻进左邻右舍的菜窖，那高兴劲儿，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都得羡慕。

菜窖可以藏东西，也可藏人。有时也是怀春男女亲亲嘴、抱一下、约会的好地方。因为那个年代很少有可供男女约会的地方，男欢女爱，也符合人之常情。

**肆**

## 菜窖是物资匮乏年代产物 现只存于往日岁月回忆中

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农副产品极大丰富，塑料大棚科学种菜遍地开花，蔬菜的品种繁多，不是过去只有单一的白菜、土豆了，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，冬天储存白菜、挖菜窖的情景也就少见了。老百姓家的菜窖也是越来越少，窖储蔬菜的习惯在逐渐地改变。也许，真的有一天，菜窖只能存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菜窖，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，老百姓劳动智慧的结晶。每年深秋，听到大街小巷叫卖白菜、土豆的吆喝声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菜窖，想起自己曾经参与挖菜窖的情景，想起童年和小伙伴儿钻进菜窖里藏猫猫儿，《地道战》的歌声在黑洞洞、清涼涼的菜窖里回荡。想起顾乡屯那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，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，更是一种希冀，一种渴望，一种壮怀激烈的情致。

(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)



▲寒冬腊月，菜窖内沿儿挂满晶莹冰霜。

### 作者简介

**刘世胜** 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评论学会会员，黑龙江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个人曾先后出版随笔集《教你成为赢销高手》、散文集《灵悟拾萃》《神州走笔》《穿越红尘》《抹不去的顾乡屯记忆》等著作。与人合编《魂牵梦绕顾乡情》一书。

▲上讲究的人家，还会在菜窖里接上电灯。